

千年运河奔涌处 五秩薪火照丹心

——写在淮北市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之际

余敏辉 胡均

2026年,淮北市博物馆迎来建馆五十周年。五十年,于一座博物馆,是从几间展览到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成长;于流淌千年的运河,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正是在这五十年间,沉睡千年的柳孜运河遗址重见天日,隋唐运河文明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淮北市博物馆逐步成长为运河文化研究、展示与传播的重要地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淮北市博物馆成立于1976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2004年新馆落成,2009年加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馆名,2020年入选第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五十年来,特别是1999年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以来,博物馆以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为己任,在文物收藏、考古研究、展陈宣教、遗产活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地市级博物馆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宝贵的“淮北经验”。

一、考古立馆:柳孜运河遗址开启运河考古新篇

通济渠自隋大业元年(605)开凿,引黄河水东南流,经河南开封、商丘,穿安徽濉溪、宿州,至江苏盱眙入淮,全长1300余里,沟通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是隋唐至北宋五百余年漕运体系的主动脉。淮北段地处“扼汴河咽喉,当南北要冲”的关键位置,柳孜是这条水道上的核心枢纽与货物集散地。

据清光绪年间《宿州志》载:“前明柳子为巨镇,有庙宇九十九座,并百眼。”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古镇,曾见证“漕商旅流,往来不绝”的繁华。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述通济渠“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经考古发掘证实,柳孜运河遗址分布范围广阔,唐宋时期商贸云集、市井繁盛。遗址中发现的北宋时期石筑台体,经考古专家确认为宋代桥梁墩台遗迹,为研究汴河桥梁形制与运河水利工程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夺淮,通济渠航运断绝。柳孜古镇渐渐湮没于黄土之下,成为一部沉睡千年的“地下史书”。

(一)惊世发现:1999年的考古突破

1999年,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泗永公路改建工程发现一些石构件。这次普通的道路施工,揭开了一段沉睡千年的文明记忆。

当年5月,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管所组成联合发掘队,对柳孜运河遗址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历时六个月,第一次发掘出土8艘唐代木船、一座北宋时期石筑台体,以及来自隋唐至南宋时期南北20多个窗口的4000余件陶瓷器。这一发现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其中,1号唐代货船的尾部拖舵,其结构形式为古代古船考古首次发现,被古船研究专家席龙飞教授命名为“淮北舵”。这种尾舵是原始手握舵到北宋垂直转向舵的过渡型舵,在船舶操纵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0年4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在柳孜实地考察后评价:“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运河考古的重大成果,证明了大运河的流经路线,填补了中国运河考古的空白”。

(二)持续深耕:第二次考古发掘与申遗成功

柳孜运河遗址的价值,并未止步于第一次考古发掘。

2012年至2013年,配合申遗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淮北市博物馆等单位,对柳孜运河遗址开展第二次考古发掘。淮北市博物馆派出胡均、解华顶、王玲玲三人全程参与。发掘完毕后,所有标本和考古资料运回市博物馆集中整理,博物馆同志加班加点,配合完成出土器物的绘图、描述、照相及研究工作,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濉溪县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编著《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报告》。这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进一步揭示出唐宋时期的河道、河堤、石筑桥墩、道路等遗迹,又清理出木船1艘,出土文物标本7000余件。此外,还发现成排密集の木桩遗迹。这些木桩与北

宋时期的运河治理工程有关。北宋时期,汴河含沙量极高,泥沙淤积是治理难题。“木岸”工程以木桩夯土束窄河道,实现“束水攻沙”,体现了顺应水势、因势利导的治水智慧。这一发现,让柳孜运河遗址的学术价值从静态遗存描述走向动态文明阐释。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柳孜运河遗址作为通济渠安徽段的核心遗产点,正式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瑰宝。

(三)烈山窑火:北瓷南传与运河瓷路的重要实证

柳孜运河遗址是运河贸易的重要集散地,烈山窑则是这条贸易链上的重要原产地。

烈山窑址位于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烈山村,东靠烈山,西距濉河支流雷河1000米。2017年8月,烈山西侧新湖路施工中发现大量金元时代瓷片,同年9月,又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唐末五代至北宋的窑址,火膛、窑床、烟道、窑壁保存基本完整。2017年至2017—2018年烈山窑发掘资料对比,确认其与烈山窑产品特征相符。

烈山窑址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据考古发掘报告,它是安徽首次经考古发掘确认的宋三彩烧制窑址,也是兼烧琉璃建材烧制窑址,还是安徽省迄今所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金时期馒头形窑炉。更重要的是,遗址出土的宋三彩瓷器标本上有刻划的“巩县”字样,为古代瓷业“北瓷南传”传播路线找到了重要证据。

2018年11月,淮北市举办烈山窑址考古发现暨北瓷南传线路学术研讨会,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机构的数十位考古专家一致认为:烈山窑址的发现佐证了中国南北窑业技术传播,为大运河瓷器贸易产品来源找到了重要产地。烈山窑址还入选2018年度全国重要考古发现,2019年3月被公布为安徽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窑址—桥梁—运河”完整链条,是淮北运河文化最具说服力的物质证据。

(四)馆藏特色:运河文物的系统收藏

这些考古成果最终汇聚为博物馆独特的馆藏体系。目前,淮北市博物馆馆藏文物1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件(套),柳孜运河遗址出土文物占馆藏文物的40%以上。馆藏大运河出土瓷器涵盖隋唐宋时期南北20余个著名窑口,构成了一部浓缩的隋唐运河贸易史,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延伸。考古专家指出,“泥土把南北风物揉在了一起”,一坑文物,便是一部流动的南北贸易交融史。

馆藏文物中,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抱鞠童瓷塑尤为珍贵。这件高不足6厘米的小型瓷塑,塑造了一个盘坐抱球的孩童形象,展现了宋代景德镇窑工高超的雕塑技艺,也以直观方式记录了蹴鞠运动在宋代的普及程度。如今,以它为原型打造的卡通IP“宋小鞠”,已成为博物馆的形象代言人。

二、展陈宣教:让运河文化“活”起来

从考古现场到展厅课堂,淮北市博物馆不断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让千年运河文化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是博物馆五十年来持续探索的核心命题。

(一)展陈体系:从器物陈列到文明叙事

淮北市博物馆的展陈体系,以常设展览为根基,以临时展览为延伸,以送展交流为脉络。

博物馆现设有“古代文明”“汉画像石”“历史名人”“运河遗韵”“运河瓷器”“柳孜盛景”六大专题常设展览。“运河遗韵”厅以52米长的东阳木雕壁画为背景,再现隋唐运河开凿、巡游、漕运、码头的繁忙场景,壁画高2.6米,刻画人物多达900人。“运河瓷器”厅展示全国二十多个著名窑口的珍贵文物,体现大运河开放包容、网罗四方的功能。“柳孜盛景”厅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原型,结合淮北风土人情,运用雕塑与绘画结合、三维与二维结合的手法复原而成,再现柳孜镇当年的繁华。

常设展览奠定底色,临时展览则让博物馆常看常新。博物馆以“乐享博物馆”品牌为特色,持续策划和引进多元

主题展览。2023年推出“淮北——烈山窑址”发掘成果展,以百余件出土器物讲述烈山窑在北瓷南传与大运河文化带构建中的纽带作用;202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同步推出“这十年——汴河决荡 遗韵留香·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和“千里通波——大运河文化特展”,其中“千里通波”展出来自淮海经济区核心城市各博物馆的精美文物161件(套),入选文博圈2024年12月全国热门展览和第七届安徽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2025年与安徽博物院联袂推出“大漆——漆器艺术与传承”,入选当年“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该展览基层以“展板+讲解”的轻量化形式,让文物知识抵达学校、社区、乡村和广场。

(二)社会教育:从馆内讲座到“空中课堂”

社会教育是博物馆连接公众的桥梁。淮北市博物馆依托“乐享博物馆”品牌,构建了“馆内活动+馆校共建+研学实践+志愿服务”立体化教育体系,每年举办社教活动120余场。

在众多社教形式中,数字化社教最具辨识度。博物馆利用MG动画技术,以馆藏一级文物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抱鞠童瓷塑为原型,塑造卡通形象“宋小鞠”,推出MG动画社教课堂“运河小当家”。以动态影像、情景剧情、互动闯关的形式,带领青少年了解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背景、河道分段,明晰柳孜镇因通济渠兴盛、百业云集、漕运繁忙的历史图景。同学们在游戏环节辨别古窑瓷器特色,品读长沙窑瓷器题诗,欣赏湖田窑青白瓷,认识吉州窑木叶盏工艺,了解唐宋古船与“淮北舵”。课堂引入智慧教学移动终端,每位同学配备可操控的平板设备,系统配备对应知识点的语音讲解、相关视频与特效动画,实现从单向知识灌输到多维智识体验的转变。博物馆每年推出数字化主题社教活动30余场,参与人数千余人。

同时,博物馆依托“乐享·博·学”系列品牌,以淮北剪纸、非遗糖画、铜镜拓印、二十四节气科学小实验等为载体,将文物科普与非体验相结合,先后走进城乡学校、乡村社区、城市公园,重点覆盖偏远乡村校园,缩小城乡文化服务差距。

博物馆还持续开展“我们的节日”“送展进基层”“文物知识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年接待观众三十余万人次。与淮北市第二实验小学、淮北一中、淮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建立馆校合作机制,开发《大运河安徽段考古收获与文物活利用》《运河上的科技——木岸狭河》等专题课程。2025年,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淮北市博物馆、宿州市博物馆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围绕数字化资源库共享、原创展览策划、馆校合作机制创新及思政元素挖掘展开深度合作。淮北市第二实验小学与博物馆揭牌“馆校合作共建基地”,组建由12名骨干教师与博物馆专家组成的联合教研团队,形成“梳理文物—课前提研学—课中思辨—课后延伸”的课程范式,打磨出《数字里的力量——淮海战役》等6个精品案例。

三、活化利用:从遗址保护到文化地标

淮北市博物馆在做好保护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运河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原址保护的创新发展

2025年5月30日,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开园,“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专题展陈”也正式向公众开放,标志着淮北市在运河遗址活化利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公园内的柳孜运河遗址永久性保护大棚由东南大学设计,采用大跨度钢结构模拟宋船桅杆,以最少的结构支撑点横跨古河道,最大限度减少对未发掘场地的干扰,成为皖北地区古遗址保护的地标式建筑。

永久性保护大棚内“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专题展陈”面积1200平方米,遗址基坑占地五十万平方米,分为序厅、“运”旺时盛、“石”破天惊、“河”以载道及桥梁遗址五大展区。馆内保留北宋石筑桥墩、古河道等遗址本体,以声光电、三维打印与数字复原等手段,设置“飞跃大运河”沉浸式体验舱,仿《清明上河图》的“飞虹桥”、动态水波地坪与仿河道淤积层断面的“时光墙”,还开辟考古探方体验区,让观众可看、可触、可体验。

(二)文旅联动与文创开发:把运河文化带回家

让运河文化可感可触,是博物馆服务当代生活的重要途径。2025年国庆前夕,“濉溪星聚城·运河千灯夜”在濉溪古城启幕。博物馆同期推出古风灯笼制作、汉画像石拓印等“博·学”研学项目,与古城夜游形成联动,让游客在夜游中走近运河、在体验中理解运河。随着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开放和“运河千灯夜”上演,“一馆一址一城”的展示格局逐步形成——“一馆”指淮北市博物馆,“一址”指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一城”指濉溪古城。运河文化从静态展陈走向活态体验。

文旅联动让运河文化“留下来”,文创开发则让运河文化“被带走”。淮北市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素材,开发了一系列兼具文化内涵与市场吸引力的文创产品。“宋小鞠”IP已延伸出绘本、互动游戏、表情包、文创纪念章等多种形态。榉卯拼图冰箱贴、生肖挂饰、“国宝带回家”文创纪念章等产品,将运河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博物馆还新增文创产品销售机、博物馆护照打卡点及销售点,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也把运河文化带回家。

(三)跨区域协作:从“单点突破”到“协同共进”

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不能靠一家博物馆单打独斗。淮北市博物馆主动对接大运河沿线文博机构,推进资源共享与合作。

博物馆主动“引进来”“走出去”,开展跨区域交流展。与苏州市拙政园管理处联合举办“园韵文心——苏州园林文化特展”,展出藏品72件(套);与滨州市博物馆联合主办“布里生花——黄河三角洲蓝印花布精品展”,促进黄河文化与淮河文化交流互鉴;与阿克苏地区文博院联合主办《丝路遗珍——古丝绸之路上的货币》主题展。在淮海经济区博物馆联盟框架下推动展品互借与联合策展,使运河文化叙事从馆内延伸到区域协作网络。

2024年11月,第三届淮海经济区博物馆联盟展览交流暨运河·城市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淮北市举行,来自苏鲁豫皖四省淮海经济区核心城市徐州、淮北、菏泽、济宁、临沂、连云港、商丘、宿迁、宿州、枣庄等地的博物馆负责人参会,共话运河文明。同期举办的“千里通波——大运河文化特展”,展示了大运河“前世今生”的动人故事。

淮北市博物馆还与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达成馆际交流、展览展示、友好协同等合作意向。这些实践为跨区域协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经验启示:五十年实践的智慧凝练

五十年实践,五十年积累。淮北市博物馆不仅留下了文物与展览,更沉淀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地市级博物馆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宝贵借鉴。

(一)考古为基:以学术研究筑牢根基

淮北市博物馆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建立在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柳孜运河遗址的两次发掘,让一座普通的地方博物馆获得了世界级文化资源;持续的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让这份资源不断释放出新的价值。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报告》(全三册)先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刊布了柳孜运河遗址两次发掘资料。《淮北烈山窑址》(全二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是安徽省陶瓷考古的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也是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淮北市博物馆历来重视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设有学术委员会,由馆内专业人员和外聘专家组成,负责确定学术研究方向、审定科研计划、指导展览内容策划。建馆以来,在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持及参与国家级课题4项,省级课题8项,市厅级课题10余项。地市级博物馆不必在规模上攀比,而应立足最具辨识度的资源深耕特色,淮北市博物馆依托柳孜运河遗址和烈山窑址两大核心资源,将运河文化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在运河考古、陶瓷考古、遗产活化等细分领域形成独特优势,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协同为翼:以开放合作与队伍建设夯实根基

事业兴衰,关键在人;格局大小,系于协同。淮北市博物馆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立馆之本,通过公开招聘、

人才引进、在职培养等多种渠道,逐步打造了一支涵盖考古、文博、历史、教育、数字化等多学科背景的专业队伍。二十年来,博物馆引进人员11人,其中研究生学历4人,3人晋升高级职称,8人晋升中级职称。目前正高职称1人,入选“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青年英才1人。4人入选安徽财经大学“大思政课”专业导师库,多名业务骨干在省级以上学术团体担任职务。博物馆还与淮北师范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高校建立馆校合作机制,通过挂职交流、联合课题、实习实训等方式培养后备力量。

与此同时,博物馆主动融入大运河博物馆联盟、淮海经济区博物馆联盟等平台,通过展览互借、学术交流、联合策展等方式,将“点状”的馆藏资源转化为“线状”的运河文化叙事。博物馆与淮北师范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大运河文化研究。2024年,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获批设立,由淮北师范大学和宿州学院联合共建。2025年9月,该中心获批为安徽省重点培育智库,标志着淮北运河文化研究迈入新阶段。目前已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2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10多份研究报告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

(三)技术为用:以数字赋能激活文脉

数字化已覆盖淮北市博物馆保护、研究、展示、传播全流程,成为运河文化传承的重要支撑。

在保护与研究层面,博物馆对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唐代木船等有机质文物实施保护性记录与监测,在传统工序之外逐步建立数字化档案;考古发掘中对重要遗迹进行三维扫描,弥补了传统考古绘图的不足。同时,分阶段实施馆藏文物数字化项目,基于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理念,收集文物相关信息,为文物进一步展示与利用奠定数据基础。

在展陈与传播层面,依托数字化项目定制制作个性化导览资源;定制开发智慧导览系统,软硬件相结合,为参观人员提供更加便捷、规范的服务;引入现场互动设备,丰富博物馆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内容,提升观赏体验。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专题展陈中的“飞跃大运河”沉浸式体验舱,仿《清明上河图》的“飞虹桥”、“时光墙”动态演示等,是数字化赋能展陈的集中体现。线上传播同步发力,官网“文物鉴赏”专栏与微信公众号“藏品鉴赏”系列持续推送文物解读,并与“运河小当家”MG动画课堂、大运河遗址主题宣传片形成数字化传播矩阵。

数字化赋能的效果,最终落在“人”的身上。当乡村学生通过“空中课堂”与城市孩子同步辨别古窑瓷器,当无法亲临遗址的观众在线上展厅中“走进”北宋石筑桥墩的考古现场,数字化便不再是抽象的技术概念,而是运河文化传承链条中真实发挥作用的一环。

(四)文博人的守护与传承

在淮北运河文化研究的历程中,有一种精神尤为动人。一代代运河守护者各尽其责、接续奋斗,共同构筑起大运河文化保护、研究与传承的完整体系。深耕故土的高校学者张秉政,一位成长在汴河入淮处古老运河边上的学者,立足本土运河文脉,退休之际发起“行走隋唐大运河”大型文化考察活动。数年间,他带领团队跨越5省2直辖市和30余个地县市,“行走运河八千里,胜读史书两千年”。2019年,约60万字的《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出版,被运河专家誉为“隋唐大运河纸上博物馆”,入选中国大运河书香榜单。我市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笔耕不辍,持续推出系列研究成果,为运河文化挖掘阐释夯实了理论根基。

一代代文博人以手铲为笔,在田野间缝补岁月的裂痕。他们数十年扎根文博一线,与遗址、场馆共同成长。历任博物馆馆长带领团队开展文物普查梳理,以手工建档的扎实功夫,为馆藏文物建立完整档案,为后续学术研究积淀基础资料;他们直面文物保护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历经多年、持续攻坚,完成古船保护等工作;长期驻守考古现场的业务骨干解华顶、王玲玲等人,作为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发掘、申遗历程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常年奔走于考古一线,手持手铲精细处理考古探方,反复比对土层色泽,厘清遗迹叠压打破关系,于细微地层之中打捞淮北历史信息。

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博物馆志愿服务者,是运河文化活态传承不可或缺民间力量。社区工作者任明习多次发现并上报烈山窑址、汉代经幢等珍贵文物线索;电梯修理工李醒凭借对文保的热忱与执着,曾在挖掘机前挺身而出抢

救烈山窑址,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文物保护员”;中学教师赵明以炽热的情怀投身田野调查,先后发现平山刘遗址、小唐山遗址以及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等重要遗址。源于对本土历史的热爱,他们主动参与科普宣讲、社教活动、遗址调查、资料搜集整理等工作。

这些文博人的集体坚守,汇聚为运河文化传承的集体力量,也印证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的三重内涵。柳孜运河遗址的发掘,是对“遗存承载的文化”最直接的叩问;“运河小当家”课堂让“流淌伴生的文化”变得可感可触;“木岸狭河”所代表的治水智慧,则是“历史凝练的文化”在当代的延续。有学者将大运河安徽段的文化特质概括为“静态遗址藏地下的史话,活态河道绘地上长卷,地下地上同辉,动静双向共生”。淮北市博物馆五十年的实践,正是对这一特质的最好诠释。

五、未来展望:从五十年走向下一个五十年

站在建馆五十周年的新起点,淮北市博物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2024年11月,安徽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将大运河文化纳入彰显“徽风皖韵”的“五大文化”体系。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这一系列战略部署,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深化研究,让运河故事更完整。柳孜运河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运河文化的学术研究仍有广阔空间。未来,博物馆应持续深化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依托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等平台,推进柳孜运河遗址的多学科研究,深入挖掘运河商贸史、民族交融史、古代水工科技等课题,让更多沉睡地下的文明密码得到破译。

提升展陈,让体验更沉浸。随着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的开放和濉溪古城等景区的不断提升,“一址一馆一城”展示格局初步形成。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遗址原点)—淮北市博物馆(展陈展示)—濉溪古城(活态体验)”三位一体的文旅线路,运用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打造更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文化体验场景。

世遗赋能,从“煤城”到“运河名城”。淮北长期以“煤城”形象示人,但随着煤炭资源枯竭和城市转型推进,运河文化遗产正在成为新的城市名片。有学者指出,淮北柳孜运河世遗是“叫得响,值得自豪,影响深远的淮北‘金字招牌’”,它“成就了淮北作为‘运河世遗城市’的底色”。从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到淮北市博物馆,再到“运河千灯夜”沉浸式体验,运河文化空间格局已经初现雏形。未来,淮北应进一步将运河文化融入城市转型战略,让“世遗赋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引擎。

强化协同,让合力更强大。以“运河思政”馆际联盟为平台,推动大运河沿线博物馆在课程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等方面深度合作,构建大运河文化传承的共同体。积极推动淮北与宿州协同制定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法治力量守护运河文脉。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与扬州、杭州、淮安等运河城市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机制。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兼具文博素养与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博物馆事业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结语

从1976到2026,五十年间,一座地方博物馆与一条古老河流彼此成就。回望来路,这是淮北汽文人接续奋斗的五十年,是运河文化从“地下”走向“地上”、从“历史”走向“当代”的五十年,更是一座城市以文化自觉守护文明根脉的五十年。

五十年来,淮北市博物馆始终是连通考古与公众、历史与当下的桥梁;淮北汽文人创造了从文物IP到沉浸式体验的文化表达新方式,创造了地市级博物馆参与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的“淮北经验”。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五秩薪火映照丹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淮北市博物馆将继续深耕运河文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基层文博力量。

(余敏辉,系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教授;胡均,系淮北市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